



心灵驿站

因为游轮晚点,无处可去的我,只好回到候船室等候。陌生的城市,陌生的面孔,让我真正体味到了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孤独。

夏日的水城威尼斯,让人烦闷疲惫。我素好清静,便选了一个远离人群无人问津的位子坐下,与其站着受累,不如坐着清静。心静自然凉!

这样的时刻,似乎与我久违,没有曼哈顿公司繁杂的上班与做不完下班还要做的公务,也没有长岛家中儿子的打扰和母亲的唠叨,一下觉得很轻松、很惬意。

不经意中,我的目光突然定格在一对

老人身上,这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啊!一幅怎样动人心弦的画面!

离我不远处,一对约60岁左右的夫妻,手牵手,默默地对视着。突然,丈夫从口袋中掏出手帕,替妻子拭去额上的汗珠,而妻子则迅速地扫了四周一圈,露出了少女才应有的羞涩低下了头,任由丈夫的手轻轻地从额前抹过。

我的心在转头而视的一瞬间感到了微微的颤抖:大相无形,大爱无声……我的眼睛开始湿润,不禁被他们那种旁若无人表情所打动,一直以为爱情只属于年轻人,而

候船室里的爱情与生命

◆(美国)格拉芙·安吉莉娜 杜生梅(编译)

历经沧桑的人怎么还可能保持着最初的浪漫呢?但现在,面对两位老人,我发觉以前的想法是多么幼稚、片面。不错,他们是老了,花白的头发、布满老人斑的双手。但是,你怎能怀疑他们之间的情,他们之间的爱不会比年轻人更炽热、更深沉、更含蓄呢?!幸福与爱情是不受年龄限制的,若有人始终不渝给予你一份至真至纯、不平凡的爱,相濡以沫地度完一生,那么,世道再艰难,人生再沧桑算得了什么?只要有爱情和希望,有一份浪漫温馨的回忆,我们将永生不老!

静静地,我坐在那儿,带着一抹感动的

情怀,望着他们。我想,多年以后,不同的时刻、地点、场合,我和我的丈夫间,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神情、这样的画面重现呢?

此刻,我是多么迫切地想有一个家,想有一个他和儿子的感觉,去静静地享受他们给予我的那份情、那份爱、那份真啊!

游轮终于来了,我再度望了他们一眼,诚挚地祝福这对老人,然后悄声离去。我知道,在我离去之后,这候船室里感人的一幕将会留在我的心里,永远都不会忘记,因为从他们的眼里,我看到了爱情的不息与生命的永恒!

一打就是一打

◆(美国)S·E·斯科拉斯 赵文恒(编译)

早几年,我在佐治亚州西南部奥尔巴尼小镇开了一家面包房,生意好得很,家里妻贤子孝,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邻居老约翰是我忠实的客户,他每天早上准时来到店里买一打新鲜热面包,算是一家人一天的口粮,要知道老约翰身体不太好,一直靠外出打零工勉强糊口,太太琼斯开了一家小糖果店来补贴家用,而他们的小儿子托尼6岁,刚刚上小学,和我儿子是同班同学。

星期六清早,刚把店门打开,小托尼就迎上来打招呼:“早上好,约瑟夫叔叔,我现在可以买面包吗?”他着急的神情让我很吃惊:“孩子,你爸爸今天怎么没有来?”我边帮他扑头顶的雪花边关切地问。

托尼忍不住低声哭起来:“我爸爸昨天夜里回来时,因为天黑路滑摔伤了,妈妈连夜送他去住院,到现在还没有回来,请问约瑟夫叔叔,我可以欠账买一打面包吗?他俩肯定饿坏了。”

我数好一打面包放进袋子里,然后递给托尼:“好孩子,快点去吧,钱不是问题。”这时候我太太走出卧室,在烤箱里挑出一个大块面包放进袋子里,要知道这是我专门为儿子特制的夹馅面包。太太轻声对托尼说道:“这样吧,我替你送蛋糕,你在家招呼糖果店吧,要知道你爸爸现在最需要的是钱!”

托尼懂事地点点头,然后他讷讷问:“请问,约瑟夫太太,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一打应该是十二个,您怎么……”

太太眨眨眼说:“你真是个小可爱的小鬼,但数学成绩肯定不太好,要知道一打就是十三个!”托尼半懂半不懂地点点头,然后就回家了,太太则穿起大衣,冒着风雪进城去看望老约翰。

风越来越紧,雪越下越大,就在我盼着太太早点回来时,只听得咣当一声大门被撞开了,小托尼踉踉跄跄跑进来,小脸蛋红扑扑的,他结结巴巴说:“帮帮我,约瑟夫叔叔!”我走出柜台,让托尼坐下来,顺势递给他一块面包:“别着急,咱边吃边说。”这孩子肯定饿透了,一口下去就把面包咬掉一大块儿,然后伸长脖子吃力地咽下去,我赶紧送上一杯咖啡,他润润喉咙生气地说:“谢谢约瑟夫叔叔,我家店里来了很多顾客,他们买东西根本不讲道理,我实在没有办法才请你过去……”

我一听就火冒三丈,老约翰受伤住院,作为乡里乡亲的邻居们,不仅不伸手相助,反倒欺负一个6岁的小孩,这太不像话了!

老约翰家糖果店门口挤满了买东西的顾客,他们提着满满的糖果,手里拿着一叠钞票等着结账,看着我和托尼到来,自觉让出一条通道。

等到托尼站在柜台后边,我开始盘问

站在最前边的玛莎大嫂:“怎么回事?”要知道玛莎大嫂可是镇里出名的鬼难缠,她每次到我店里买面包总是挑最大的,并且临走时候非得加上一个“添头”,我想这次风波肯定是她挑起来的,所以一定要灭灭她的威风,给老约翰一个公道。

就在我暗自盘算时,玛莎大嫂对我眨眨眼说:“约瑟夫,你来得正好,这孩子刚才说,您告诉他一打是十三个,有没有这事儿?”我忍着无名怒火,无奈地对玛莎大嫂说:“是有这回事儿,不过……”

玛莎大嫂厉声说道:“不要解释了,肯定是你的数学不好,要知道我们在老约翰家买糖果,自古以来就是一打是十一个。”说完,她转身对围在四周的顾客们说:“大家评评理,我说的对吗?”话音未落,周围的顾客们纷纷大声附和道:“玛莎说得对,约瑟夫算错了!”

我听到这里恍然大悟!这是一群多么可亲可敬的乡亲啊!稍微停顿片刻,我轻声对站在柜台的托尼说道:“孩子,是叔叔算错了,按玛莎婶婶的算,一打确实是十一个……”

接下来我算账、托尼收钱,还没有等到中午,糖果店里的商品一销而空。下午我没有开门营业,专程开车送邻居们去城里看望受伤的老约翰,当我们一进门,就听见老约翰夫妇正在和我太太理论,一打究竟是十二还是十三?这样一来小托尼更迷糊了,我微笑着上前解释说:“一打就是一打。”



浪漫工地 (日本 西田淑子)

红色普拉达

◆(英国)弗雷德·沃森 翟振祥(编译)

望着商店橱窗里自己的影子,莎拉满意地笑了。俗艳的服饰,精致的皮靴,红色的普拉达包,让她的应召女郎身份暴露无遗。

在男人艳羡,女人嫉恨的目光中,莎拉走上诺桑伯兰德大街。在大街两侧的时装精品店里,她悠闲地逛来逛去,饶有兴趣地翻看着衣服。不过她根本没有购物的打算,逛街是为了看别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被别人看。你瞧,一位衣着考究的绅士就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绅士名叫彼得·格里姆肖,他可是个人才,尤其擅长甄别真假富姐富婆,他熟悉许多东西的价值,凭借这个专长,他生活得很滋润。发现莎拉时,他正走过海伊市场,是她的红色普拉达提包吸引了他的眼球。

评鉴坤包优劣对他来讲小菜一碟,他能一口气说出许多女式名包的风格样式和内部结构。看到莎拉的包,他怦然心动,不由自主地吸了口气,啊,这个手提包精美绝伦,价格不菲,里面一定装着令他垂涎的宝贝。他小心翼翼地跟上去,恰到好处地保持一段距离。时而装作读报纸,时而又跑到大街的另一侧,眼睛却一刻也不曾离开莎拉和她的普拉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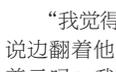
起初,莎拉并没有注意到他,可是或许他跟踪技术欠佳,或许是他不够谨慎,反正,莎拉突然察觉到了他的存在。

莎拉朝纪念碑慢慢吞吞地走过去,一边浏览商店橱窗,就在这时,她发现了彼得。路上行人渐多,她悄悄溜进了伯恩斯蒂威克巷,穿过这条小巷,从华特斯通店里出来,不想,还是没能甩掉彼得。

二人距离逐渐缩短,莎拉甚至能听到彼得走路的声音,她皱了皱眉头,不过并没有加快脚步。

彼得两眼露出凶光,一把锋利的小刀猛地挥向莎拉的提包皮带。千钧一发之际,他却突然“哼”了一声,被人从后面猛然放倒在地,紧接着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在了他的手腕上。

“别动,伙计!”说着,莎拉把手伸进红色普拉达包里,亮出了她的警察证。



快乐城堡

“我觉得我还应该有点钱。”丈夫边说边翻着他空无一文的钱包,“你有20美元吗?我总得解决一下今天的早餐吧。”他向我求救,没等我回答,他就放弃了:“你不会有的,你一个家庭妇女,到超市买菜买东西都是刷卡,偶然需要现金,也是先向我要。算了,我再想办法吧。”



快乐城堡

他说得没错,现在刷卡那么方便,我身上很少有现金,但这次他错了,我昨天洗他的牛仔裤时,在他裤兜里翻出了40美元,我洋洋得意地拿出这些钱,

失而复得

◆(美国)莫娜·贝克 尹玉生(编译)

递给我丈夫,潇洒地说:“这40美元都是你的了!”丈夫惊讶地问:“你从哪里弄到的现金?”我如实地答道:“这是我洗的钱。”



生活茶馆

巴布的香蕉蛋糕

◆(美国)凯若琳·蒙克 朱思(编译)

外面下着雨,厨房的钟有规律地滴答着,记录着我在这个家里的最后时刻。我提醒自己如今这只是一栋空屋,留在这里再也无法挽回我的前夫。但我内心还是恐惧着,离开这里将带给我的空虚和失落。

“等一下!”我的儿子正想将三支香蕉扔进垃圾桶,我制止了他。这些香蕉已经熟过了,表面变黑了。这有点类似我的情况。他小心地将香蕉放在柜台上,就好像将一把枪放在一个危险的人面前,然后困惑地看着我,等待我的下一步反应。

我凭着记忆搜集需要的材料。先用搅拌碗将鸡蛋、黄油和糖混合,再掺入香蕉打成糊状,直到它们完全融合起来。我将它们盛入烤盘,放进烤箱,定好了时间。

“巴布”,“巴布什卡”的简称,在乌克兰语里是奶奶的意思。巴布总是说值得做的事都需要时间,每件事都值得认真去做,诸如此类。但当我的女儿要求老奶奶教她如何做欧式水饺时,她却固执地

说:“你不会真的想知道。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是应该去做更重要的事吗?”

我痛恨说“巴布总是说……”,我宁愿巴布依旧在这里,站在厨房里,自己在说着。当然,我有纪念品。她用漂亮的字体写的卡片和信件。我脖子上就戴着她的十字架。我还有她的祈祷书、照片。但没有任何东西像巴布的香蕉蛋糕一样勾起我对她的思念和回忆。

那是我把巴布送去老年之家时,我帮她整理好每件行李,为她穿好衣服。我哥哥开车送我们去那儿。在那里她无事可做。三餐都是准备好的,在食堂吃现成的。就像在大学里,很安逸,我的女儿这么描述。巴布每天的活动就是打打牌以及在周末坐公交去教堂。每次我去看她,巴布都会拿出一捧香蕉。这是她省下来的饭后水果。“看,给你的。”她笑咪咪地把它们从包里取出来,递给我。当然,我总是很高兴地收下来。

于是,我开始学着巴布那样做香蕉

蛋糕。我发现做香蕉蛋糕最好用的正是这些熟透的香蕉。我把蛋糕给孩子们,朋友们,还有邮差和公交司机。每个人都喜欢巴布的香蕉蛋糕。

即使在老年之家,巴布还是愿意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当服务人员来帮她打扫卫生和收拾衣物时,她很不情愿。后来,主管告诉我,巴布要求自己拿衣服去洗衣房。主管有些担心,巴布会发生不小心扭伤之类的小事故。“我的巴布不会。”我告诉她。是的,这就是我的巴布,她始终热爱生活,尽其所能,并坚持到底。她做到了。

“妈妈。”我的儿子打断了我的思路,他已经将蛋糕分给邻居回来了。他微笑着,拿着我们的行李。女儿已经在外面的车上等着了。我拿起自己面前的最后一块香蕉蛋糕,吃了起来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又重新获得了勇气。我接过儿子递过来的雨衣,不带留恋地离开了这个房间。

生活是需要不断往前的。谢谢您,我亲爱的巴布,还有您的香蕉蛋糕。